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真宗出赦尋六郎

卻說土金秀捉得延贊，用檻籠囚了，商議再擒幾人一齊解往幽州獻功。自是蕭天左、土金秀、耶律慶分門攻擊愈急，宋軍惶惶股票，八王曰：「楊六郎，番人素所懼也。今陛下可效漢高祖解白登城故事，選軍中精壯者假裝六郎等一十八員指揮使，扯起楊家旗號，令他俱在城上往來，番人見之。必然退走，然後乘勢殺出，即脫此難。」帝依奏，下令軍士依三關人馬一樣裝束。次日平明，扯起楊家旗號，番人見城上金鼓齊鳴，炮響震天，焦贊、孟良、岳勝等於城上往來馳驟，卻不知是假的，俱齊叫：「快走，此是六郎詐死，埋名賺殺等之計也。」蕭天左等俱拆營而走，王全節、李明一見，開門乘勢追擊，番兵奔走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宋兵直追數裡而回。王欽見番兵退走，怒曰：「此輩懦夫，一似黃口孺子。心裡恁地無膽，懼怕六郎如此。」遂密遣人亟報番將。蕭天左等得報，歎曰：「假者尚且懼之，設使逢著真的，豈不驚破膽耶！」遂復回軍圍城。侍臣見之，急奏真親。真宗問八王曰：「番賊參破此計，卿另育別策可以退之否？」八王曰：「臣無計也。沿邊救兵不至，京師又未知音，只此疲敗之兵，那個敢去出戰？如今無了六郎，北番猖狂，如此莫敵。」真宗曰：「噬臍已無及矣。朕今率眾親出交戰，突圍而出，此謀何如？」八王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如何為敵！陛下親陣，徒損軍士，不可得出。只緊守此城，以待救兵來到。」番兵圍了魏府二十餘日，城中匍匐，危急之甚。眾擁真宗登城瞭望，只見番人在城下走馬，勢甚雄壯。八王曰：「陛下要離此阱，除非楊六郎來到。」帝曰：「悔當時憤恐，誤斬此人。設使他在，豈容丑虜橫逆如此。」八王曰：「陛下可出赦書，普天下尋之，恐或有六郎也。」真宗目視八王而不語，徐退到御帳中，自思八王何為有此言也，乃與侍臣論之。侍臣齊奏曰：「既八王有此口詞，畢竟知得六郎還在。乞陛下准其奏，遣人齎赦往各處尋之。」次日，真宗問：「誰齎赦往汝州尋究六郎根由？」王全節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帝付赦文與之。乃令李明先開門殺出，正遇番將耶律慶。交戰，律慶大敗，全節乘勢殺出重圍，竟投汝州而去。李明退入，堅守不出。

卻說全節既到汝州，入府見太守張濟道知：「聖上被困魏府，軍兵戰敗，延贊被擒，故眾官保奏，赦除楊六郎前罪，著令領兵救駕，小將特齎赦文至此，望大人作急究之。」張濟曰：「楊將軍已被呼延贊梟其首級，進獻聖上，豈復有個生者在乎！今著下官從何處究問？請將軍速回，別召名將解圍。」全節聽罷，悵悵不悅，乃曰：「既無六郎，聖上之危，似難擺脫。小將怎生復命？」張濟曰：「若論為臣，當竭力匡濟君父之難。將軍必欲尋究楊將軍，當往楊府體訪何如？下官敢治，實無有也。」

全節不得已，辭別張濟，竟到楊府，參見令婆道：「聖上遭難，今行赦文，命小將齎來，赦除令郎前罪，著他火速領兵救駕。」令婆曰：「那日蒙聖上發下吾兒首級來家葬埋，今已化成塵矣，那裡再討一個生的！軍情緊急，將軍可速去奏帝知之。」全節無奈，次日單騎奔到魏府，殺開血路，直至東門。李明望見，急開門接入。

全節進奏真宗：「汝州並無六郎消息，復到楊府究問令婆，說道當時梟首，眾人共睹，今日何得復在！」真宗聽罷，長歎曰：「朕當日少思，枉殺英雄。今日遇難，堂堂中國更無一人如六郎能提兵調將，救護朕也。」言罷，問計於群臣。群臣奏曰：「似此等威勢，雖諸葛復出，子牙更生，亦無如之何也。」真宗淚流滿面，寢食俱忘。八王曰：「事勢至此，亦已極矣。臣只得往楊府追究六郎，如果不在，即召藩鎮興兵來救。陛下與將堅守此城，毋得妄動。」真宗曰：「卿當念手足之情，作急取兵來救，勿得有誤。朕今因此，度日如年。」言罷，復命李明、王全節開門，殺透重圍，保助八王出去。八王既出，二將復殺入城去訖。

八王齎赦往無佞府中，見了令婆說道：「聖上今受危困，正六郎展翅之秋。可令出來，商議興兵救駕。」令婆曰：「日前王節使來到寒舍，老妾實隱匿不令彼知。今殿下親到，尚敢相瞞！」遂喚僕人往後園地窖中喚六郎出到堂上拜見八王。八王一見，執看六郎之手，且悲且喜，言曰：「妙計妙計，若非昔日，何有今日！郡馬不在，聖駕誰能救之！」六郎謝曰：「殿下此恩此德，再生難報。」八王曰：「主上受困已久，今我領著赦郡馬旨意一道來到，汝當趁此出力相救，以顯報國之赤心也。」六郎曰：「聞佳山軍士皆已離散去矣。一時恐難聚集，唯待臣前往彼地招之，方可去救。」八王曰：「事勢甚急，汝速往招之。我亦去召集各處藩鎮集兵往魏府，伺候郡馬一同來攻。」六郎領諾。八王辭別去訖。

六郎謂令婆曰：「朝廷養我，譬如一馬。出則乘我以舒跋涉之勞，及至暇日，宰充庖廚。兒欲拜別母親，雲遊天下，付理亂於不聞也。」令婆曰：「雖朝廷寡恩，八殿下相待甚厚，亦當思念。汝今如此，非獨負八王，乃祖乃宗，令聞家聲，被汝墮盡矣。汝若不去，氣殺我也。」六郎是個行孝的人，見母吃惱，遂安慰令婆，拜別前往三關，去尋舊日部眾。有詩為證：

負劍獨徒行，三關集舊兵。

一心援主難，忘卻舊冤情。

六郎一人途行數日，思忖莫若先往鄧州，訪問焦贊消息。既到鄧州訪問，並無下落。遂行至錦江口，只見一伙僧人唧唧噥噥而來。六郎問曰：「汝等要往何處？作甚公幹？這等嗟怨？」僧人曰：「君不知其情由。此間有個顛漢，怒髮之時要殺人吃。官軍無奈他何，每常說他有個本官被朝廷冤枉誅了，各寺拿僧誦經超度。如有不去，放火焚寺，屠戮僧人。昨日來叫我去作功果，追薦其主。我們只得前去，不然一寺不得聊生。」六郎聽罷，自思此必是焦贊。復問曰：「此人今在何處？」僧人曰：「居於登州城西泗州堂內。」六郎曰：「汝等引我同去看之。」僧人引六郎到泗州堂，只見焦贊臥於神案之上，鼾睡聲息如雷。六郎近前視之，果是焦贊。伸手搖之，焦贊爬將起來，睜開一雙環眼，大聲喝道：「那一個不怕死的狗奴，這等膽大，卻來惹著老爺！」六郎喝曰：「焦贊不得無禮，我今在此，來召取汝也。」焦贊聽罷，大驚，慌忙向前抱首曰：「本官是人耶，鬼耶？想必是焦贊超度多次，今日顯出靈聖來矣。」六郎笑曰：「那有這般異事，白日鬼出相見。你且不必閒話，且隨我到幽曠處一敘衷曲。」焦贊放手叩頭，眾僧掩笑而散。六郎直引焦贊至城西橋邊，道知：「聖上遇難，今八殿下領赦來召我等領兵救駕，故我先來尋汝，同往三關召集眾兄弟前往魏府救駕。」焦贊聽罷，大喜曰：「我道將軍被朝廷所誅，撇得我眾人好不悽惶。那曉今日又得相會，真個快活煞我。」次日經過汝州，入府拜見張濟道知八王領赦來取救駕之事。張濟大喜，亦以王全節來由告知六郎。六郎曰：「小將今往三關召集眾人進兵，在此經過，不敢不進相謝昔日救命之恩，即請告辭。」張濟言曰：「動勞將軍過念。」遂送出城而別。六郎與焦贊望三關進行，在途各訴其始終根由，不覺到了楊家渡。日正當午，遙望白浪滔天，兩岸並無船隻。俟候良久，全無一人往來，有詩為證：

途窮野渡邊，雪浪拍遙天。

兩岸蘆花裡，無舟一濟川。

六郎停久，謂焦贊曰：「汝往上流去，看有船否？」焦贊領命而去。行至上流，見有船隻，遂問船夫曰：「汝把船來渡我過去，與汝渡錢。」船夫曰：「此船不是我的，乃楊太保之船，我敢私渡人過。體若要渡，唯向前面亭子上見太保借之，方敢渡你過去。」焦贊聽罷，逕往亭子上去。只見一伙人在那裡賭賽。焦贊近前言曰：「你那船保，可借我渡過河去，船錢即相奉。」眾人抬頭，見焦贊生得形狀古怪，又不小心稱呼一聲，皆不答之。焦贊復曰：「把船渡我過去，即送船錢。我又不白騙你的，如何不答？」那眾人罵曰：「瘋奴！你說甚麼自騙？」焦贊大怒，伸了兩拳，打得眾人亂竄。正欲向前打那太保，太保直走向後去了。焦贊回見六郎，怒氣未息。六郎曰：「你又去惹下禍來。」焦贊曰：「今番被那些狗儕欺我，明明有渡，不肯假借，且出言辱罵，惱發我的性子，被我亂打一番，眾人俱各四散走了。」六郎正在憂悶，只見眾人紛紛執著長槍短棍趕來，焦贊曰：「將軍少待，讓我殺了這些賊徒，與民除卻大害。」遂提刀殺去。那眾人不能抵擋，走開去了。楊太保提刀從後走出，與焦贊連鬥數合，不分勝負。六郎叫曰：「壯士，且休用力，願通名姓。」楊太保停住利刀，立於壠上。焦贊亦罷為，不與之鬥。太保曰：「我鄧州人，姓楊名繼宗，小號太保。汝何人也？要過此渡者，令手下強奪，是何理也？」六郎曰：「某非別人，乃令公之子楊六郎也。今聖上被困魏府，某要往佳山招集部眾去救聖駕，特來借船過河，有犯尊威，恕罪恕罪。」太保聽罷，拋了寶刀，近前拜曰：「大名久聞，無由

拜瞻。今日幸親，平生之願慰矣。」六郎扶起，太保曰：「請將軍敝莊一飯，如不棄，願領部下隨往救駕，何如？」六郎曰：「固所願也。且待我招集眾將，遣人來請可也。」太保領諾。是夕，留六郎宿於莊上不題。